

中华 文化 要 稽 导 读 从 书

墨子

导 读

水渭松著 巴蜀书社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

墨子导读

宋调华

巴蜀书社
一九九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设计：陈世五

封面题签：顾廷龙

墨子导读

水渭松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375 插页4字数220千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990 册

ISBN7-80523-391-8/B·41 定价：5.00 元

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编委会

主编 蔡尚思

编委 陈子展 谭其骧

顾廷龙 胡道静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之中，根深叶茂。今天的中青年同志，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着这一宏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对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用新的方法进行反思和扬弃，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让它在“四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是广大中青年应尽的历史责任，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

要正确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扬弃，必须从直接阅读古代文化要籍入手，面对这些要籍，不少中青年同志苦于有关文化修养的障碍，亦苦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无法深入中国古代文化要籍的堂奥探幽致远，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正确的反思和扬弃。基于此，我社决定为广大中青年同志编辑出版一套《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这套丛书从中华文化的“根”出发，撷取其中最能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著作，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典籍，分册导读，使广大中青年同志能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学习、了解、深入中国文化的主要典籍，取得较大收获。

这套丛书，重点在“导”，要通过这套丛书引导广大中青年同志正确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要籍；引导他们深入发掘曾长期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放射出璀璨光芒的文化瑰宝；引导他们辨别和扫除窒息人心的文化毒素；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每本要籍导读的作者，大都约请对该古籍素有研究，成绩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第一流专家担任。

丛书每种一般不超过二十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导言，这是全书之重点。其中不仅要介绍该要籍的作者与全书概况，而且要介绍这部书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并着重从方法上对读懂要籍给予具体指导，即讲解清这部书怎样才能读懂，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将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研究这部书的途径和应当阅读的有关著作。第二部分是该要籍的精选和简注。导言和简注不仅要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同时亦要反映导读者多年的研究之得并适当吸取当前学术界的最新成果。

本丛书由著名文化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担任主编，并由蔡尚思、陈子展、谭其骧、顾廷龙、胡道静、黄葵等先生组成编委会，负责指导丛书的工作。

总之，本丛书希望搞出新的风格和特点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帮助解决广大中青年的学习难点，也为建设和发展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但由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及专家不吝赐教。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墨子	1
一、姓名	1
二、籍贯	5
三、生卒	6
四、出身	8
五、生平	9
第二章 墨家	17
一、墨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	17
二、墨家的团体组织与活动	20
三、墨家的分裂与学术研究的勃兴	23
四、墨家的衰亡	26
第三章 《墨子》	30
一、篇目	30
二、作品类别、内容、作者与体例	30
三、主要参考书	44
第四章 墨子学说的基本体系与主要思想述评	45

一、基本体系	45
二、主要思想述评	46
1.兼爱、非攻(46)	
2.尚贤、尚同(51)	
3.节用、节葬(54)	
4.非乐(58)	
5.天志、明鬼(60)	
6.非命(63)	
7.非儒(65)	
第五章 《墨子》文章风格	69
第六章 读法	74
第七章 释词	78
兼(78) 请(78) 情(78) 中请、中情、中实(79)	
唯毋、惟毋、唯无、惟勿、虽毋(79) 焉(79) 意(79)	
意者(80) 意亡(80) 意若、意亦(80) 奚(80)	
奚以(80) 奚若(80) 若使、若苟(81) 可而(81)	
当(81) 当若(81) 将(82) 将欲(82) 将奈何(82)	
何若(82) 犹若(83)	

选 读

修身	85
法仪	91
七患	98
辞过	109
三辩	120
尚贤上	4
尚贤中(节选)	132
尚贤下(节选)	142
尚同上	143

尚同中(节选)	150
尚同下(节选)	156
兼爱上	157
兼爱中(节选)	162
兼爱下(节选)	168
非攻上	175
非攻中(节选)	179
非攻下(节选)	186
节用中	194
节葬下	201
天志上	222
天志中(节选)	231
天志下(节选)	236
明鬼下(节选)	237
非乐上	257
非命上	268
非命下(节选)	279
非儒下	284
经上经说上(节选)	306
经下经说下(节选)	314
大取(节选)	321
小取	327
耕柱(节选)	338
贵义(节选)	345
公孟(节选)	350

鲁问(节选)	356
公输	364
备梯	371
引用书目	380
跋	382

第一章 墨子⁽¹⁾

一、姓名

在我国先秦诸子中，有一位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社会民生的人，他就是墨子。墨子，姓墨氏，名翟，这姓名本无问题，但后来竟逐渐生出疑问来，弄得这位墨子到底姓甚名谁，也成了一宗疑案。故此，得先为他“正名”，并将有关情况作一简述。

疑案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南齐孔稚圭的那篇《北山移文》，文中有“泪翟子之悲，恸朱公之哭”二句，称墨子为“翟子”，称杨朱为“朱公”，这种称法，世所仅见。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呢？日本汉学家渡边卓认为，这或许是出于修辞上的考虑而标新立异⁽²⁾。这看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作者并无表示墨子姓“翟”、杨朱姓“朱”的意思。然而，继此而出现的旧说出于元人伊世珍的《瑤华记》却径说墨子姓“翟”。书中引所谓《贾子·说林》之文说：“墨子姓翟名乌，其母梦日中赤鸟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鸟，遂名之。”《瑤华记》记述的都是荒诞离奇的事情，并且所引用的所谓“世莫之传”的书，也都是出于伪托，《贾子》也一样，所以，它关于墨子姓翟

名鸟的说法，原是不足凭据的。可是，自《聊斋记》之说一出，后人即有附和者，如清代周亮工就信以为真，在他的《书影》中就说：墨子“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以墨为姓”。清末的江瑔在他的《读子卮言》中，专门有一篇《墨子非姓墨》的考辨文章，文中列出八条理由，极力推证其说。这里仅举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来看看它能否成立。他说：周秦学派“所谓九家者，墨家而外，若儒、若道、若名、若法、若阴阳、若纵横、若杂、若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其家，……若墨为姓，是以姓称其学，何以独异于诸家乎？此不合于九家名称之例”。即按照通例，“墨”只能是标举墨家宗旨之名，而不可能是墨子之姓。于是，他进一步对于“墨”字的含意与“墨家”名称的由来作了论述。他说：“所谓‘墨’者，盖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义也。墨子之学出于夏禹⁽³⁾，禹之为人尽俭苦之极轨，故墨氏亦学之。墨子之学深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其家。”至于为什么有“墨子”之称，他说：“墨子著书，以墨道闻”，“世乃以其学称其人，故曰‘墨子’”。这样的推论，很明显是想当然的。这里所牵涉到的，已不仅是墨子是不是姓墨的问题，还有与此相关的为什么墨家要以“墨”名家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是无可回避要作出解释的。

对于墨子是否姓墨的问题，在此不想作烦琐的考证，只须举出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即可得到澄清。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里，不但“杨朱”、“墨翟”相并列，而且将“墨氏”与“杨氏”并提。孟子的生活年代

与墨子十分接近，他虽然未及见到墨子，但是当他说这话时，墨家的势力正方兴未艾，乃至为天下舆论所向，是他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他决不可能连墨子的真实姓名都会弄错的。他的直称“墨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确认“墨氏”无异于“杨氏”，墨子是以“墨”为姓氏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至于墨子是名“乌”还是名“翟”的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因为明摆着《墨子》书中记述墨子自称其名的许多例子，足以说明了的。例如他说：“翟闻之”（《贵义》），“此翟之所谓忠臣者”（《鲁问》）等等，却无一例自称为“乌”的。这与孔子的自称“丘”一样，是古人自称的通例。从这里，我们同时也可明了“翟”不可能是墨子的姓氏，因为古人没有单以姓氏自称的习惯。

肯定了墨子的姓名之后，我们才能探讨墨家为什么要以“墨”名家的问题。周秦诸子九家名称的由来及其产生的时间，这是学术界尚在研究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各家名称的由来是并不一致的，它们产生的时间也不会是划一的。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它们名称的含意，也必须因家而别地去理解，而不能一概以“举其学术之宗旨”为模式去强为曲解。以墨家而论，自江瑔开了从“墨”字字义去寻求名家本意的先例之后，有人即对江说作出补充说明，认为含有“刑徒役夫”之意⁽⁴⁾；也有人另觅新解，以《庄子·天下》所说“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荀子·礼论》所说“刻死而附生谓之墨”，《荀子·乐论》所说“其送死瘠墨”为例去作解释⁽⁵⁾；有人从工匠使用的“绳墨”去解释，认为墨家是守御集团，因此必与构筑城郭、制作守卫兵器的工具有关⁽⁶⁾。如此等等，游移难定。这种情况本

身也正好说明，没有一种说法是确定不移的具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的。

我认为，如上所说，既然墨子姓墨氏已毋庸置疑，那么，它与墨家的以“墨”名家必然有关；而不可能“墨”既为墨子的姓氏，又同时具有另外的含意，两者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墨子其人，所以才有“墨”家与“墨”学，这是难以推翻的事实。

那么，墨家为什么要以墨子的姓氏名家呢？我认为出于两种因素：第一，这是墨家组织的成员对于首领的崇敬意识的反映。《庄子·天下》说：后世的墨家成员，“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⁷⁾。”对于当时的首领都崇敬到如此程度，可见这种观念是多么强烈！我们由此可以设想，在墨家创家之初，它的成员出于对开创者墨子的崇敬与爱戴，而主张以他的姓氏名家，也正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二，这与墨家组织的特殊性质有关。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详见下），首领即统帅，一切部署行动都听命于他。这种显要的地位和作用，使得以墨子的姓氏名家有极大的可能性。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那么，墨家名称的产生显然是出于它本身的原因，而不是如江瑔等人所说是世人的外加。

【注】

(1) 阅读《墨子》一书，首先要了解墨子其人；其次还要了解有关墨家的情况，这是由于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而墨家则是一个团体组织，活跃于整个战国时期，《墨子》一书实际上是墨家著作的汇编。为此，这篇导言先从墨子说到墨家，再说到《墨子》其书。

(2)(6)见《古代中国思想的研究》附编：《墨家思想·墨子》。

(3)关于墨学出于夏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方面见于《墨子》

本书，墨子只是把他作为“古圣王”之一，与尧、舜、汤、周文王、周武王一起加以称赞，并未突出他一人，而且这种称赞主要是为了借重；另一方面，在《庄子·天下》中，虽有墨子对夏禹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的赞扬的记述；在《淮南子·要略》中，作者又认为墨家的主张节财、薄葬是取法于夏禹，然而即使如此，也只能说是墨子受到了关于夏禹传说的某种影响，而不能说墨学本源于夏禹。

(4)钱穆：《墨子》(万有文库)

(5)张纯一：《墨子集解》附录：《墨称之探本》

(7)巨子，或作“钜子”，是墨家对首领的称呼。墨子在世时是否已有这种称呼，尚不可知。为之尸，奉他为主帅。

二、籍贯

墨子是鲁国人，这虽然未能作为定论，但也大致不误。最早提出鲁人说的是东汉的高诱，见于他的《吕氏春秋·当染》注，并不知道他根据什么。不过，《当染》中的一条材料，必然是主要的根据，即：“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原注：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史角由于被鲁惠公所挽留，他的后代就居住在鲁国，为墨子所从学。由此看来，鲁国很有可能是墨子的故国。孙诒让根据《墨子》本书等考察他的居住之国与行动的出发地，也得出“似当以鲁人为是”的结论⁽¹⁾。另外，还有人认为是宋人、楚人，甚至认为是印度人、阿拉伯人等⁽²⁾，都是无法成立的。

【注】

(1)《墨子间诂》后语：《墨子传略》。

(2)晋葛洪主宋人说，清毕沅等主楚人说，民国时胡怀琛等主印度人说，金祖同主阿拉伯人说，可参阅方授楚《墨学源流》。

三、生 卒

我们根据现有资料，要确定墨子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能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此都已作模棱之词，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后，刘向说“在七十子（指孔子学生）之后”（《史记》索隐引《别录》），班固也认为“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刘、班之说是比较正确的。自清代至今，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考证，各有其说，由于对于藉以立论的事例看法不一，因而差距甚大，势难归于一致。在此，也只能求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近似值。

关于生年，我认为刘向说的“在七十子之后”，孙诒让定于周定王初年（公元前468年左右），是比较恰当的。我们姑且不去纠缠于有关事例的甄别考证，而从墨家学说的酝酿、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角度作一考察，或许能得到印证。首先，我认为截止《论语》的编纂成书，墨家及其学说尚无迹象，当处于酝酿阶段。《论语》主要是记述孔子言行的，但孔子弟子如子夏、子张、子游、曾参等人的言行也有少数入选，记事迄于曾子之死。我们看这些弟子的言论，其内容丝毫没有涉及墨子及墨家学说的。这情况说明什么呢？是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呢？不是的。因为墨子学说是对于儒家学说的反思和批判（详下），所以，这是关系到本学派命运的非同小可之事，即便儒家君子们雍

容大度，也不至于无动于衷，缄口不言的。这只能说明，墨家学说当时还正在酝酿，尚未产生社会影响。到了子夏、曾参的弟子一辈，情况就不一样了。见于《墨子》书中，子夏之徒与公孟子（即公明仪，曾子弟子）对于墨子有不少责难之词（见《耕柱》、《公孟》），这说明此时墨子已卓然成家，与儒家也已壁垒分明，且有一争雄长之势。之后，到孟子之时，竟很不雅地叱之以“禽兽”，并以“拒杨墨”为己任，两者已发展到不共戴天。这说明墨家学说已有较深的社会影响，构成了对儒家学说的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由此可以推测，墨子的生年大致与孔子的再传弟子相当。

再从另一个方面看，《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本是“学儒者之业”的，由于对儒家学说的不满而另创墨学。从从学到不满而厌弃，从酝酿到创立墨学和墨家学派，以至于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这决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故假设墨子也“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余岁孕育墨学，至“而立”之年始创立墨学和墨家学派，而此时正值曾子之卒年（前436年），则墨子之生年当是公元前466年。

关于卒年，吴毓江《墨子校注》附录有一条考订材料，很可参考。他说：“据《吕氏春秋·上德篇》，吴起死时（原注：楚悼王二十一年。按即前381年），墨者巨子为孟胜，孟胜死，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考之《墨子》本书，无孟胜、田襄子其人。若其时墨子新卒，二巨子之名似不应皆不见于《墨子》书。在理想上，墨子之后设已有巨子制，其巨子当属诸禽滑釐（原注：《耕柱篇》有“子禽子”之称；《吕氏春秋》的《当染》、《尊师》两篇载许犯、索卢参为禽子弟子，皆可为禽子死于墨子之